

山水人物話桂林

謝康

廣西山水，異境天開。山嶺重疊，可以俗語「開門見山」四字爲之形容，而巖洞之多，則由於石灰岩爲水所侵蝕，到處都形成天然的洞壑。父老相傳某縣鄉下人入山採樵，至一峭壁無法攀登，正徘徊凝視，其下忽露一洞口，乃蛇行而入，行數十步，始重見天日，有山水平原，清溪嘉樹，花果飛禽之屬，但無居民。鄉人得此異境，乃出而語其親友，並採摘一些幽花異果爲外間所罕見之物，以證其非誑語。好事者依循此人所指途徑前往該處，驚爲新發現之「桃花源也」，於是往遊者漸多，該縣縣長頭腦冬烘，疑係鬼神之城，乃封閉洞口，禁止前往，日久遂失其所在。此類傳奇故事雖未必全屬事實，但亦可說明桂省山水之奇。

歷代文士題詠

桂林之名，見於中國古籍，從秦始皇設「桂林郡」及鑿靈渠始，至東漢張衡（平子），以詩人而兼天算學家，作渾天儀及四愁詩四首，其第二首云：

「我所思兮在桂林，欲往從之湘水深。側身南望涕沾襟。美人贈我金錯刀，何以報之雙玉盤。路遠莫致倚惆悵，何為懷憂心煩傷！」

在南朝宋時和謝靈運齊名的大詩人顏延年（名延之），曾讀書桂林城獨秀峯山中，此山乃因此而出名。謝靈運因才高氣盛，又好游山玩水，放浪形骸，卒遭當局之忌，斬首於廣州。這兩位同時代的大詩人，一讀書嶺西，一謫死嶺南，兩人境遇不同，而可供後人的追思憑弔，則似無二致。其後劉勰著文心雕龍，謂「宋初文詠，老莊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」靈運以游山的詩著名，延之所作洛陽道中詩亦文辭藻麗，情喻淵深，人物與地理環境互相影響。顏延之之於桂林風景，亦可謂人傑地靈、地靈人傑，兼而有之了。當延之出守桂林郡時，曾賦詩云：

「未若獨秀者，峨峨郛邑間。」見唐人鄭叔齊所作「獨秀山新開石室記」。除「顏公讀書岩」外，尚有五君詠堂遺跡，趙宋元祐年間所建。清道光時，廣西巡撫梁章鉅（荃林）曾加脩葺，

並刻黃山谷手書五君詠墨蹟於石壁上，因撰一楹聯以紀之云：

「得地領羣峯，目極舜洞堯山而外；登堂懷往昔，人在鴻軒鳳舉之中。」

梁氏此聯所說的舜洞堯山，都在灕江的東北岸，距離桂林城約十餘里，若從獨秀峯頂遠眺，則歷歷如在目前。又除五君詠題壁外，唐人鄭叔齊、孟簡、韓愈、柳宗元，宋人范成大（別號石湖詩人有「桂海虞衡志」）、周去非（著嶺外間答）等，對桂林山水之奇秀，亦俱有題詠。如韓愈云：「山如碧玉簪。」柳宗元說：「拔地峭起，林立四野。」都是稱讚桂林山景的話。梁章鉅又有一聯云：

「勝地如畫圖，是賢守遺區，雄藩舊館；（按指明代靖江王府邸）靈山託文字，有叔齊作記，孟簡題名。」

歷來名山勝蹟和文人題詠都是相得益彰的。桂林山水所以有「甲天下」之稱，不僅是碧玉羣

峯，拔地矗立，各有奇特嫵媚的姿態，競秀爭妍，而巖洞之多，清涼幽靜，各有洞天，很可以避暑氣和塵囂，亦可以避空襲，作為天然的防空洞。其中最大的七星巖，可容兩三萬人。猶憶抗戰期間，當敵機將要來投彈時，桂林居民，都扶老攜幼，分別到附近山洞中躲避空襲，絕無空氣不足或窒息之虞，因此可說是最安全不過的。其他各省，也有不少防空洞，如金華的雙龍洞、水壺洞，宜興的張公洞、善權洞，肇慶的鼎湖山等，雖各有其特色，但若比之桂林的七星巖，那才

是小巫見大巫呢！

山不離水水靠山

桂林山水還有一個特色，就是山不離水，水多靠山。因此幾乎所有的山，以前都可以坐船去遊。後來因為山麓的陸地逐漸增多，離江水也漸遠，於是，遊艇不能靠山脚下，乃用步行或坐轎子往遊，但江上千頃煙波，仍處處看見山光嵐影，倒映水中。離離江樹和青秀的山巒，在地面和江中，互相掩映。江水則清澈見底，有許多水淺

地方，石子紅白可數，游魚成羣，遊人坐小艇游灘江乘涼，也是一種賞心樂事。

筆者很幸運，曾有機會先後兩次在桂林工作七年餘，幾度暢游桂林清幽挺秀的山水，俗諺說：「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陽朔風光甲桂林。」又說「桂林山水多佳麗，惟有鶯歌不轉頭。」鶯歌係陽朔縣的一座名山，它「不轉頭」也就表示陽朔的山，勝於桂林的意思。我曾經由桂柳公路上，飽看陽朔諸山，（但未下車到青厄渡，據說那裏的山景最好。）又從灘江（即「撫河」）中，在月光下面，欣賞陽朔附近的山光水色，感覺得桂林、

陽朔的山水，各擅勝場，不容易把它們分爲甲乙兩等。其實陽朔原是桂林府屬，是很靠近桂林的一縣，快車一小時可達。它底名山勝蹟，應該是屬於桂林的一部份的。

我於民國十七年仲夏，陪同廣西省政府伍廷鵬（展空）廳長、梁朝璣團長、林宇鑑秘書等由南寧出發，經由初開闢不久的汽車路，到陽朔、桂林、平樂、富川、賀縣、鍾山一帶視察，在桂林約停留一星期。公餘之暇，曾到各名勝地流連，飽挹風光翠靄，山水清暉，曾作紀游詩若干首，登載於新廣西旬報及拙著瀛海集，藉留雪泥鴻爪，並預誌他日重游的願望。是年秋，我到歐洲，居留十一年餘，於二十八年冬回國至桂林服務，重遊的願望，終算達到了。我主持的廣西教育研究所，所址就在有名的七星巖附近，旁有月牙山、龍隱岩、花橋、棲霞洞、豆芽洞、曾公岩、普陀山、及普洲煙雨一景，悉在灘江東岸。至於灘江西岸桂林城方面，名勝古蹟尤多，獨秀峯摩崖題壁，詩字如林，已略見上引梁蔚林楹聯叢話所記。他如木龍洞、風洞山（桂山）、象鼻山、伏波山（狀元岩）及將軍橋附近諸山，都是百嶂巉巖，奇峯拔地，如玉筍一般排列，蔚爲奇觀，引人入勝，偶一登臨，無不使人賞心悅目。我曾有詩紀之云：

「兩岸羣峯玉筍排，灘江如練布帆來。
桂林山水多詩料，付與吟壇自剪裁。」

普陀山有馬君武先生早年題棲霞寺一聯，甚爲人所傳誦，聯云：



民國十一年二月 國父（後排左）指揮北伐軍事，駐節桂林時，偕夫人與許崇智（前排左二）吳忠信（前排右）在桂林疊綵山合影。

「城東佳景，常繞夢魂；嘆半世飄零，遂與名山成久別。嶺表舊都，屢經喪亂；望故鄉英俊，共籌長策致昇平。」

聯後有跋語，說明是十七年夏，偕友至桂林講學時所作。但離鄉已三十年了。

由山水憶人物

由桂林山水聯想到桂林的人才，筆者平日對桂林近代有名人物，武裝同志且不談，在文人方面



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蔣公中正（左）與許崇智（中）吳忠信（右）在桂林舊鎮署花園留影。

，如前清雍正乾隆間的陳宏謀（榕門）、古文家道光時的陳繼昌（即三元及第的陳蓮史）、呂璣（月滄）、龍啓瑞（翰臣），清末的詞人王鵬運（幼霞）、況周頤（蕙笙），以及民國的鄧家彥（孟頤）、梁漱溟、白鵬飛等，都是桂林人，對他們我都相當的欽佩，而尤其敬重的是馬君武先生。已另文加以記述（見本誌二十卷第一期總一一三號）。

桂林山水鍾靈除人才輩出外，還有最值得我們追思紀念的，就是國父孫先生於民十至十一年指揮北伐軍事駐節桂林，為山水增輝、為名城生色。當時追隨國父在桂林前線參預戎機者，有故總統蔣公暨胡漢民（展堂）、吳忠信（禮卿）、許崇智（汝為）等黨國元老，他們俱曾游觀桂林附郭山水攝影留念。國父在桂林時，曾有幾次很重要的演講，如十年十二月七日對桂林軍政學七十六團體歡迎會講「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的工具」，十一年一月對參加北伐的滇贛粵軍講「軍人精神教育」（共分五課，即五講），都是對於革命軍人，革命黨員及一般民衆，曾發生極大影響力的。從這方面看來，桂林也可說是僅次於廣州的一個革命策源地了。

民國十五年北伐，參加北伐並擔任打先鋒的國民革命軍第七軍，在蔣總司令領導下，是從桂林出發的。當時的軍長李宗仁（德鄰）和革命軍的參謀長白崇禧（健生）都是桂林人，但他們都是生長在田間的鄉下人。李是兩江鄉民，白是會仙鄉人，他們的家鄉我都到過。我覺得會仙鄉的風景比較兩江鄉優美，白的智慧高於李，也許和地理有點兒關聯吧。從前在北伐和抗戰期間，人們慣將德鄰、健生聯起來說，稱為「李白」這和大詩人李白不免有點混淆，驟然聽起來，真不明白是今人還是古人？是一人還是二人？是文人還是武人？撲朔迷離，頗難分辨。白健生聰明果斷，有「小諸葛」之稱，人家說李的戰功，平日多靠白的助力，李聞言，頗不以為然。有一次曾對歡迎他的羣衆大會說：「人言我靠小諸葛，如今他早已不在我身邊了，我還不是一樣地打仗？！」聽他說出這些話時，我和許多人都掩口而笑。

民十七年夏天，桂林有兩個盛會，一個是全國生物學會在桂林開年會，另一個是馬君武發起由廣西省政府教育廳主辦的桂林講學會，兩會參加的名流學者頗多，有胡先驕、辛樹幟、丁文江、陳鍾凡、陳柱尊等，胡適之本已應允赴會，臨時因事不能來。會後丁文江等經過柳州，我聯合柳州各界開了一個歡迎會，由於迎丁的緣故，曾引起一場筆墨官司，事詳拙著「回憶馬君武先生」，茲不贅述。

佛學與印度佳人

桂林在中國佛教史上是有相當地位的，佛教

傳來中國，一自陸路，即所謂由西域傳來；一爲海路，即由印度錫蘭島經緬甸越南而傳至廣西和廣東。玄奘所走的是西域的路，達摩所走的是南海這條路（廣州的「西來初地」就是紀念達摩登陸的）。據吾友羅香林教授的考證（見所著：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，一九五八，香港版），桂林自秦漢時即爲中原經湘至交廣的要道，而蒼梧郡在漢朝末年已有佛教，桂林郡稍後亦有佛教像傳。唐人范曄著「雲溪友議」稱桂林有胡女子，並述有人戲贈胡女子詩云：

自道風流不可攀，那堪顰額更頻頻。
眼睛深似湘江水，鼻孔高於華嶽山。
舞態固難居掌上，歌聲應不繞梁間。
孟陽死後欲千載，猶有佳人覓往還。

此詩所言胡女，當係印度女人隨船到桂林的。唐時桂林文昌門外，已建有開元寺及舍利塔，塔前有褚遂良所書金剛經碑。其次爲西山延齡寺，亦爲唐時所建，在麗澤門外三里許，現存雕刻佛像甚多，皆唐高宗時代遺跡。自唐武宗崇道滅佛，佛寺及摩崖佛像多爲所毀，存者不及什一，且部份亦已殘缺。宋名書畫家米芾雖曾經盤桓其間，但當時桂林佛教重心已移至江東岸月牙山一帶（據灘江旁伏波山還珠洞有米芾自畫小像刻石，可知米家書畫船可能曾泛灘江之上，按米元章的書畫被推爲北宋第一，蘇東坡亟稱之。）

藝術雕塑鮮人知

唐代佛教雕像，今留存於北方者，以山西大同雲岡、河南洛陽龍門及甘肅敦煌莫高窟爲最著名（張大千居士有摹本）。其名聲早已喧騰於國

際，爲世人所週知。至於殘存於桂林西山一帶的佛像，其藝術風格尚未見藝術史家有所著錄。抗戰中期，筆者主持廣西教育研究所，延聘香林兄之夫人朱俟女士爲講師，而實則由香林代課。香林乃竭數月之力，遍訪桂林西山及其他山洞寺院佛教雕刻及畫像。所見唐代雕刻佛像計數百尊之多，其作風與雲岡龍門不同，而與印度菩提伽野大覺塔古遺大佛像及爪哇佛樓大佛像爲近。蓋由北傳南傳之不同，亦猶達摩西來開創中國禪宗，與原有北方佛教各宗之有差異也。據香林說：桂林西山摩崖佛像藝術價值甚高，獨惜千餘年來知音者稀，地方政府又不慎保存古物及闢揚，遂令珍貴藝品埋沒於荒山荆棘叢中，日久損壞，猶千里馬之不遇伯樂，遂駢死於槽櫪之間，爲可惜也。余因感香林之啓發，居桂林時逃警報，亦數度作西山之遊，於荆棘草莽中尋覓佛像，所得印象與香林相彷彿，因摘要附誌於此。於以見桂林山水不特富有自然之美，而名山勝景之間，亦不少人造的藝術美，可供考古家藝術家賞鑑的珍品。如今大陸陷共二十七年，這些摩崖石刻和佛寺碑碣，又不知遭受破壞到什麼程度了！言之傷心！

元祐黨人碑獨存

我還記得七星巖附近的龍隱岩內，有宋刻「元祐黨人碑」一方，古色斑斕，是九百年前遺留下來的古物。按元祐係宋哲宗初執政時的年號（西元一〇八六——一〇九三），那時司馬光輔政，蘇軾等在朝政績很好，爲老百姓所愛戴。不料後來蔡京當權，改元紹聖，以司馬光等一百餘人的名字刻於石碑上，認爲他們都是「姦黨」，永

不錄用，並下令天下重要城市俱照樣刻一塊，以廣宣傳。其後蔡京失敗，朝廷又下令各地打毀這塊黨人碑。據說自經普遍搗毀之後，只有桂林的這一塊；和某處的另一塊倖存，亦可說是稀有的寶物了（參看倪元璐元祐黨人碑記）。若說「桂林有三寶」，應該將這塊古碑也算在內才對。

華國染料化學股份有限公司

產 品 介 紹

TAIWAN DYESTUFF & CHEMICAL CORPORATION

產品：華國牌納夫妥染料 (Naphthol Colours)
華國牌華茂新染料 (Rapidogen Colours)
華國牌直接染料 (Direct Dyes)
華國牌華茂羅染料 (Acid Dyes)
華國牌華茂顯染料 (Disperse Dyes)
華國牌華克麗染料 (Cationic Dyes)

以專門技術製造 Azo Type 染料，計六大類，近百種品目，適用於各種纖維等之染色，品質均具國際標準。